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海滨故人

庐

林伟民

编选



海滨故人 庐隐

林伟民 编选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
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滨故人庐隐 / 林伟民编选 .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1. 1
(漫忆女作家丛书)
ISBN 7-02-003331-8
I . 海 … II . 林 … III . 庐隐 - 生平事迹
IV .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883 号

丛书策划：郭 娟
责任编辑：郭 娟
版式设计：刘 小 沁
责任校对：杨 文 玉
责任印制：周 小 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15.00 元



云霞出海曙， 辉映半天

——“漫虹女作家丛书”序

陈漱渝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是短暂的。虽然历史上曾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妤、蔡文姬、李清照一类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

她们是——“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以“问题小说”作为“第一部曲”(冰心语)、其后写作生涯长达一个世纪的冰心，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

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石评梅……她们的作品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勇敢挑战。她们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

第二代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以一种天然的女性写作，展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语)以及更广阔的世事人心。四十年代沦陷区上海“不合时宜”地出了一位张爱玲，她那极具现代感的才华横溢的写作令她的读者隔着时代一惊再惊。此外，在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柳亚子语)的谢冰莹，有与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苏雪林、袁昌英——她们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联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

派诗人陈敬容，有因短篇小说《贵宾》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藏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以“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女性创作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它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

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它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

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唯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映红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

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在这套丛书出版之际，丛书策划人和有些编者希望我写几句话充作序言。时值苦夏，酷热难熬，我勉力写了以上文字，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历史地位和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需要说明的是，我只了解这套丛书的选目，并没有审读所收的全部回忆文字，因而不可能对这些回忆录的史料性和文学性一一作出具体评价，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参照作家作品及其它相关资料，自行作出科学的判断。

2000年7月25日



第一辑

- 3 《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 苏雪林
- 8 关于庐隐的回忆 苏雪林
- 15 回忆庐隐二三事 程俊英
- 35 露沙 石评梅
- 39 寄海滨故人 石评梅
- 47 给庐隐 石评梅
- 52 忆庐隐 沈君
- 54 黄庐隐 谢冰莹
- 58 序——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陆晶清



第二辑

- 63 我和庐隐的初次见面 李唯建
- 67 忆庐隐 李唯建
- 75 关于庐隐女士 四郎(李唯建)

第三辑

- 85 悼庐隐 万秋
- 88 《云鸥情书集》序 王礼锡
- 92 庐隐的故事(代序) 邵洵美
- 97 黄庐隐 刘大杰
- 101 庐隐死了 刘大杰
- 103 庐隐 赵景深
- 105 谈庐隐女士 舒新城
- 107 关于庐隐 李辉群
- 109 庐隐的死及其生活片段 刘济群
- 115 庐隐的印象 碧遜
- 118 祷告——为庐隐的枉死! 碧遜
- 120 黄庐隐最后一面记 毛瑟
- 122 悼庐隐女士 周乐山
- 124 庐隐灵前 朝义



第四辑

- 129 黄先生的死 魏采贞
- 131 悼黄庐隐先生 张蕊宝
- 134 悼黄师庐隐 李媛娜
- 137 吊庐隐我的先生 沈镁
- 141 悼庐隐我师 李梅娜
- 144 追忆黄师庐隐 方毓清
- 147 吾师庐隐 赵杏娟

第五辑

- 153 庐隐论 未明(茅盾)
- 161 《曼丽》序 菊农(瞿世英)
- 163 黄庐隐 黄英(阿英)
- 168 女作家黄庐隐 唐弢

附录一

- 170 庐隐自传 庐隐
- 229 郭君梦良行状 庐隐
- 234 云鸿情书选 庐隐 李唯建

附录二

- 268 “浪漫女作家”庐隐的情感历程 林伟民
- 281 编后记 林伟民

第一
辑



那里有我们不少浪漫的遗痕，
 狂笑，
 高歌，
 长啸低泣，
酒杯伴着诗集，
想起来真不像个女孩儿家的行径。
 你呢，
还可加个名士文人自来放浪不羁的头衔……

——石评梅《寄海滨故人》

原书空白页



五四运动初起之际，人们都知道谢冰心是当时文坛一颗乍升起的光芒四射的明星，却不知还有个庐隐女士，与冰心同时崭露头角。庐隐享名之盛，虽不如冰心，不过我们要谈五四时代最早的女作家，冰心之外，不得不推庐隐了。

五四是一个新旧蜕变时代，一般作家大都受过多年旧文学的陶冶，写作起来，不易摆脱旧文学的窠

苏雪林《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

臼，因此那时的小说、诗歌，很难表现出新的意境，更创造不出新的体裁。冰心的小诗虽说模仿泰戈尔，但富有哲理，文笔又那么新颖超脱，卓尔不群，可说完全以崭新姿态出现，难怪当她那些小诗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后，便一鸣惊人，群相刮目，女诗人的桂冠便落在她的头上了。

庐隐于1922年北京女高师毕业前夕

庐隐并不会作诗，一开笔便写小说，虽不及冰心《超人》那些篇章格调之高，她那《海滨故人》的短篇小说集，也曾获得当时女中学生狂热的爱好。于今大陆撤退来台年在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女性，很少没有读到这本书的，也很少不留下深刻印象的。庐隐在当日文坛既有这样的地位，我又安可不谈她一谈。

庐隐本姓黄名英，庐隐是她笔名，取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她原籍福建闽侯，自幼随家庭住在北平，以此讲得一口纯粹“京片子”，而且也以风土关系，以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她的中学教育，受之于教会所办的慕贞学院。她也和冰心一样，饱读当时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及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曾试用文言写过一些章回及短篇小说之类。她以家境清寒，中学毕业后即须自谋生活。民国六七年间，她的慕贞同学舒婉荪女士在安庆当小学校长，聘庐隐来教体育课程，笔者即于那个时候，与她相识。因为我亦在该校兼了几小时的功课，我们算是同事。

庐隐脸色颇黄，额角高突，脸型微凹，相貌说不上美，但双眸炯炯有神，腰背挺直，浑身像装有弹簧，是一团儿的劲，是一股蓬勃的精神，可说是短小精悍。她的性情也豪爽磊落，说干就干，从不沾泥带水。不过她和朋友相处之际，虽爱说爱笑爱胡闹，眉宇间却常带隐忧，有如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似的。以前我们也不解这种乐观悲观截然相反的性格何以竟赋于一人之身，后来才知道她幼年时代家庭环境不佳，失爱于母，寄养外家长大，她的心灵曾受过创伤，这也无怪其如此了。

民国八年，即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笔者与庐隐同时升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庐隐“骜外”的天性，在这种环境里，充分得以发展。她加入了“文学研究会”，作品则常在当时大型文艺刊物《小说月报》上发表，当时能在那个刊物露脸，颇不容易，故此她短期内居然成为作家了。她一面试行写作新文艺，一面参加当

时种种社会运动，每日忙进忙出，栗六不停，成了我们国文系里一个风云人物。

她和北大高才生郭梦良也是那时开始认识的。郭讲社会主义中之虚无主义，办有《奋斗》杂志，宣传其主张。他们恋爱了好几年，然后男方与故妻离婚，女方与原来家庭主婚的未婚夫解除婚约，结为夫妇。这美满姻缘经过仅仅二年有余，郭即一病而死，遗一女，庐隐带在身边，教书以维生活。她教过的学校颇多，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及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二处教得较为长久。

庐隐丧夫后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亦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这话是一个接近庐隐的朋友告诉我的，也许不甚可靠，然读庐隐那个时候所著《灵海潮汐》、《玫瑰的刺》等书，言之历历，毫不隐讳。

当她在师大附中教书时，认识了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唯建年龄比她要轻十几岁，负异才，当时号青年诗人，他与庐隐开始也不过研讨文学上的问题，通信甚密，感情俨如姊弟。后来不知怎样两人都中了邱比德的金头箭。男方头脑冷静时，自揣“齐大非偶”，想拔脚逃出情场，女方倒表示追求之意。这事又可以在他们合著的《云鸥情书集》里看出，于是他们终于结婚了。英国萧伯纳曾说：“我们认男人追求女人，不如说女人追求男人，从前大家都以为女人怕羞，在恋爱上她永远处于被动地位，这是错误的，应该说女人主动才对。”萧伯纳的话不知是否有某项学术上的根据，我们也不能立即予以承认。不过女人在恋爱上为什么不能采取主动呢？她为什么定要以一切由人不能自主的弱者自居呢？庐